焦氏筆乘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校

男焦尊生茂直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聾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荅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絀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絀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

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劒扶盲眼之金鎞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而令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

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愼之矢氐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目中國之人世實之獨其徵言妙論乃擯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吾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實則我故物人有裔夏寶無裔夏也況裔夏無定名緣人自相指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達者可爲

一家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况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敎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

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為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

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可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

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嚴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溈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頌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巳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眞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即是仁却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即是知却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廻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眞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眞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迷有沒有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即見清淨眞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即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眞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秖益煩撓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清明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

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目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
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
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廻光自照也
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
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
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即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
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

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脩爲曰無始以來無脩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何了

起信論云脩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予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

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即此義耳

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即今現在何處故經云如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

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即過去心現在之心復住何處學者如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

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

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滅由觀塵相生滅相盡卽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刼子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刼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

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眞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秪屬情塵悉非眞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袪妄懷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

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眞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

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眞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

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問悟眞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著力普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

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汙濡首又問設令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脩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搥胷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

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旣歸空眞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塵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無方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

現念旣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現三世事物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刼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刼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刼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巳前億千劫佛

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即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即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眞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淸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

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卽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性離見卽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眞識知心能不動卽是眞識無有自性卽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卽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卽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卽此一心更無所念卽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卽如來藏卽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眞知無念之理

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淸淨門中不捨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

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爲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蕊女土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與袪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

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蟚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

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又曰令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噫此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

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刼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

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别耶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即是菩提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無方便波羅密者爲方便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

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攝土成金攝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

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旣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恒一余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巳所見皆無如是大王

國祚身命虛僞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倒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慇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卽墮凡

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着愛憎領納讃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卽同小乗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卽眞同法性故若壞方眞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卽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乗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

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

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卽是度衆生又了念卽空無有起處卽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此與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眞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

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
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
無自性爲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宴
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即乘真趣華
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
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
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
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即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

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即無作處無作法即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即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眞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如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

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褫魄我獨燕處超然卽謂爲神變奚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分明但不如内典之詳耳内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眞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約爲三種謂眞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

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即於比處有無我離取着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戸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

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卽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趣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眞卽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畱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

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即是一性一性即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即是徧計從依他悟眞實即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死由眞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即生死成涅槃迷眞實性有即涅槃成生死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即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

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倣以入眞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着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書一頒人殷蒨善寫人面瑱畫

王寵姬而使僑畫王共其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殺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不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物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與汝論閻東方已曙視之則一

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

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目前無物是眞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葢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龎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

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眞如性學者不知靜爲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喩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

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

摸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已乃又言克已何耶益未悟

者當爲己知己矣又當克己余曰克己所以爲己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嚌其胾依佛者又第啜其醨執着名相

達戾眞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茍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眞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轉更成有皆屬意根强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畧舉數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

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

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眞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貢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法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

智巖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晁太傅曰仕宦之間蜡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愁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黄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葢世人因貪生乃修玄玄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

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嘗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二